

蔣經國

在大陸

董偉康 賀若淵 王緒圻

職工教育出版社

蒋经国在大陆

董伟康 贺若渊 王绪圻 编著

职工教育出版社

蒋 经 国 在 大 陆

董伟康 贺若渊 王绪圻 著

职工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西四、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邢台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 千字138 印数1—67,000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1988年第一版

（内部发行）

ISBN7-80059-115-8/K·005

定价：1.80元

出版前言

蒋经国从他父亲手中接班，大体经过“蒋介石的儿子”——“蒋介石的手杖”——“蒋介石的左右手”这几个阶段。他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上升最后成为国民党的主席的呢？本书运用大量资料，对蒋经国少年时期的性格形成、后来又去苏联经历的磨炼以及回国后在江西、在东北和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其中可以看到蒋经国这个人的基本思想、性格和工作作风。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对蒋经国其人及其去台以后的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限于作者的水平，文中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出 生.....	(1)
	母子相依.....	(4)
	父亲的“教诲”.....	(5)
第二章	冰天雪地.....	(14)
	赴苏之谜.....	(14)
	学习生涯.....	(17)
	在流浪的日子里.....	(26)
	一封骂老子的公开信.....	(41)
	再见，莫斯科.....	(47)
第三章	江西起家.....	(55)
	“再教育”.....	(55)
	初出茅庐.....	(59)
	用新人.....	(71)
	赣南“新政”.....	(78)
第四章	西北之行.....	(86)
	肩负重任.....	(86)
	冀望西北.....	(90)
第五章	山城展翅.....	(97)

	自立门户.....	(97)
	“新太子派”	(105)
第六章	同苏周旋.....	(112)
	外交特派员.....	(112)
	长春的日日夜夜.....	(121)
	再晤斯大林.....	(132)
第七章	金陵碰壁.....	(134)
	京城受阻.....	(134)
	“政犬”风波.....	(135)
	不甘寂寞.....	(136)
第八章	上海“打虎”	(140)
	走马上任.....	(140)
	施展铁腕.....	(142)
	“取信于民”	(148)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151)
	孤独的人.....	(156)
	四面楚歌.....	(160)
	别矣，上海.....	(167)
第九章	崩溃前夕.....	(171)
	溪口遥控.....	(171)
	偷运黄金.....	(179)
	海上飘泊.....	(184)
	狂澜难挽.....	(188)

第一章 少年时代

出生

中等身材，略见肥胖，沙哑的嗓子讲着满口浙江官话，中间杂点奉化音。有点花白的头发老是由前额向后梳。爱接近群众，言语不多，但嘴角边经常挂着浅笑。这个在长相、举止、作风方面和他父亲有着很大不同的人，就是最近在台湾去世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

蒋经国乳名建丰，是蒋介石的长子。1909年农历三月十八日（阳历5月7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奉化位于浙江省东部，在剡川（又名奉化江）与杀虎岭之间。古时是鄞县的一区，至唐玄宗开元26年析置县，地势“苞山根江而掖海”。山是四明山脉，江是甬江上流的奉化江，海是海湾深入的象山港。因此，奉化县的四周，有山，有河，有海，有平原。它和临河、新昌、嵊县，以及宁波，土地相连，在浙东一带是人口稠密的地区，人民生计，除经营农商以外，大都干着小规模的手工业。各地产品，很多要经过奉化，转运宁波、上海。于是，奉化便成了各县的交通要道，商业十分繁荣。

奉化的风景名胜，也是远近驰名，南距奉化县城15公里

的溪口，一名武岭，又名锦溪，是该县风景最优美的地方。那里因为有一条著名的剡溪由此出口，故名溪口。溪口附近的自然环境是雄伟的，后面有四明山，相量岗，西面有海拔600米的雪窦山，是浙东的风景区。山上有雪窦寺，山麓古木参天，根深叶茂，每到春夏两季，但见满山的树林、翠竹、山花、野果，青翠红艳，令人心醉。山间林下，到处可见蜿蜒曲折的流泉。在西山，又有千丈岩，中有瀑布，壁立千仞，终年银瀑高悬，水花争妍。再上面是妙高台，极目远眺，群峦倚伏，云海苍茫，真是“云烟过脚底，飞鸟横平腰。”

面临清澄的剡溪，有几所旧式房舍和一块竹山，这就是被蒋经国称作“剡水镜涵，武山枕藉”的玉泰盐铺祖宅。蒋姓是这里的大族，溪口镇900余户居民中，蒋姓占了500多户。这个镇中大族，到了蒋经国曾祖父玉表和祖父肃庵两代，弃农而商，“经营盐和茶的批发交易，积蓄了相当财产”，此外还兼作郎中，因而称重邻里。

蒋肃庵（字肇聪）是独生子。因为玉表一辈子没有功名，在世时受人欺凌，所以肃庵用钱捐班，得了个候补道的功名。一方面子承父业，经营生意；一方面以候补道的身份担任讼师。朱大符给蒋肃庵作的墓志铭说：“锦溪人喜讼，讼辄不休，先生遇有讼者，悉力弥之，……自先生之歿，乡人有讼者兴，父老往往相与叹息曰，肃庵先生在，不至是也。”蒋介石特准编印的《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一书中也说：“当乡民要打官司的时候，他们便喜欢到肃庵公那里去；肃庵公简直是一个法庭以外的法官，他的判决案是被完全接受的。”

蒋肃庵死得很早，1895年在蒋介石9岁时因病而死。蒋

介石有前母蒋徐氏，生蒋锡侯、蒋锡春。他自己的母亲蒋王氏（王采玉）是续絃。蒋肃庵在世时结交官府、鄙视乡民，兜揽诉讼，无事生非。蒋肃庵一死，有钱有势的人们自然不再同这孤儿寡妇往来了，相反，一切苛捐杂税照样也分摊到了他的遗属身上。对这一段日子，后来蒋介石是这么陈述的：“中正9岁丧父，一门孤寡，载子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覬覦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门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孽之苦，不足以喻。”蒋介石有一个弟弟（瑞青，四岁夭折）两个妹妹（瑞莲，瑞菊，早年死去）一家数口靠蒋母十字绣度日，可以想见其日子是如何的狼狽了。

蒋介石从小桀傲不驯，蒋王氏为了管教儿子，15岁时由其作主要岩溪的毛福梅为妻（一说是毛从清，毛蓉生的第四个女儿），企图用新娘子来改变蒋介石的脾性，这个新娘子就是蒋经国的生母。

蒋介石1899年13岁时就开始浪迹江湖。1906年20岁时听从业师顾清廉的话，“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蒋介石出外多年，难得和毛氏在一起，但根据陈布雷等编的《蒋介石先生年表》，蒋介石在1908年曾“暑假归国省亲”。次年“长公子经国生”。在毛思诚的《民国15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书中也有“妹瑞莲出阁，应召归襄办嫁事”的记载。《总统蒋公哀思录》上还有1908年蒋介石“再东度日本，入振武学校肄业”的字句。这说明，蒋介石在留日期间，特别是在1908年确实是返过乡、探过亲的。（但《总统

蒋公哀思录》在另一处写：“1910年3月18日长公子经国生。”后一般都以此为准。）

母子相依

蒋经国的出生给这个家庭的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祖母王太夫人，母亲毛氏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喜悦。祖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八年来为了祷告上苍能保佑早生贵子，在当地的文昌阁、雪窦寺不知烧了多少香烛，施舍了多少香火钱，今天如愿以偿，真是“阿弥陀佛！”同样感到兴奋的是毛氏夫人，因丈夫负笈远游，饱尝相思之苦，现在有了蒋经国，精神上也就有了一个寄托。

孩子有祖母、母亲的双重照顾，幸福得很。1916年3月间蒋经国在奉化家乡正式启蒙，入学武山学校，跟随当地“名贤”周东学习。次年，蒋介石托请顾清廉为蒋经国授业。12月，蒋经国遵命随俗，穿了一身厚厚的棉袍棉袄，规规矩矩地向孔子和祖宗牌位行过三跪九拜，正式拜顾清廉为师，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一套之乎者也的东西。蒋经国在念书时，顾老夫子的评语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1921年，又转学于奉化县城的龙津学校，蒋介石为他安排了一个名叫王欧声的家庭教师，课程当然还是离不了经、史、子、集。

由于蒋介石常年不在家，所以对蒋经国的抚养教育主要由祖母和母亲担任。祖母王太夫人是奉化商人的女儿，她对儿子灌输的是要出人头地、荣宗耀祖的封建教育，曾对蒋

介石说：“只因为你9岁死父，年纪太小，我不忍抛弃了你去尽节，使我在世界上尝尽辛酸滋味！只希望我儿抚养成人，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这些话已经在蒋介石身上发生了作用，现在他正在东瀛做着吴下阿蒙，开始向“出人头地”的方向挺进。眼下这一套教育自然又该轮到蒋经国听受了。

父亲的“教诲”

除了祖母和母亲，蒋经国也接受了他父亲的很大影响。蒋介石虽然小时乃一顽童，“最喜欢恶作剧，如想法弄别人一身水，装白头妖怪吓唬人等等。”大了也自认自己“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但对于自己的儿子却一本正经地摆起老子的架子，让蒋经国读四书、读曾国藩的家书、读王阳明全集，进行他所谓的“教诲”。那个时候的中国教育制度，正处在新旧交替，从旧式私塾过渡到新式学堂的萌芽阶段。蒋经国的异母弟蒋纬国就进过奉化县城的培本幼稚园，而蒋经国却和新式教育绝缘，其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基本目标是要按照自己的理想——是孝子又是忠臣——去铸造蒋经国的。这就是蒋经国后来经常说的“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

为了实现蒋介石的这个理想，蒋经国从小就被关在背着阳光的私塾里，念那被他父亲认为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孔孟思想。在蒋经国写的《我所受的庭训》中说道，在他10岁那年，“父亲就要我读说文解字，寄给我一部段玉裁注

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识得 10 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来信嘱我读尔雅。”以后，蒋介石又要蒋经国读孟子，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切勿视为等闲也。”

他要蒋经国记住“不愧为蒋氏之子”，因此，“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在蒋介石看来，治国始于齐家，而齐家的标准，则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儿子效法曾国藩，做一个“中国的政治家”。他说：“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的‘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蒋介石不但要儿子用心研读，而且要求照着去做。蒋经国在谈到这点时说：

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多很详尽的。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中不但有父亲亲笔的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

平心而论，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培养是下过很多工夫的。读书是这样，写字也是这样。蒋经国在《伟大的教诲·附家书36封》中曾提到过此事，他说：

父亲特别关心我的写字，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和潦

草的缘故。民国12年5月，父亲发现我的信中有涂抹错字的地方，就立刻来信纠正说：

“你5月1日来信，我已经收到了。你的信，比从前写得好的，但‘五’字写错至‘万’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后遇有写错的字，虽落笔已发觉，亦应写个完全，再为抹去。”

民国13年，父亲在黄埔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当时那么繁忙，仍旧写信指示我关于写字的方法说：

“写字笔划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糊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的一样大，不可太小。”

不久又给我一信说：

“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书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从以上可以看到，蒋经国在他父亲的督导下，早年除了在四书五经中打滚外，并没有受过当时西欧现代教育的陶冶。

1921年6月14日，蒋经国的祖母去世。老人在生之日，以她的威严，尚可勉强给予蒋介石一点约束，使他不敢过分肆无忌惮。现在，“台柱子”一倒，犹如野马脱缰，蒋介石更可以抓着“革命”的理由，公开地与妻毛氏、妾姚氏（姚怡琴，后改为姚冶诚，苏州人）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并且煞有介事地，对他的两个儿子大施训词：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18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稟，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这个训词多半是出自蒋介石的授意，由别人事后补写的，好掩饰他后来和宋美龄的结合。其实，即使是真的，也只是暴露了蒋介石是个搞鬼的能手，因为那时，他早已在上海与另一个“长三堂子”陈洁如混上了。

1921年11月23日，蒋毛婚姻结束，据官吏的记载：“连日处理家务，与妻毛氏、妾姚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

当时的蒋经国，对他生母的遭遇一定是感到愤慨的，蒋经国从小跟着母亲，和他母亲的感情很深，在他历年来发表的文字中，虽很少提到生母，怕刺激宋美龄，伤父亲的心。但1939年12月12日，他母亲遭到日机轰炸身亡时，蒋经国回家安葬亲手写了“以血洗血”的墓碑立在他母亲的坟上。他还为他母亲开了追悼会，最初怕宋美龄不高兴，所以不敢公开举行，后来大约是取得了宋美龄的谅解，在赣州举行了

盛大的追悼会。并且把人家送来的帛金在赣州的东门外修了一座桥，纪念他的母亲，名叫忠孝桥。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也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30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迨返国以后……又以事务丛脞，不获日常侍养左右，抚育之恩，未报万一，长夜漫漫，思亲无已。”为了思念，蒋经国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由此可见，蒋介石和生母毛氏脱离关系一事，使蒋介石这“伟大的”父亲的形象，在蒋经国心目中不免有点褪色。加之他曾亲眼目睹有着“高尚道德”的父亲把自己的母亲从二楼摔到楼下的情景，这些不能不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某种潜意识的不满和怨恨。据此，才能解释他在留苏期间发表的公开信中，为什么会那样无情地谴责蒋介石。

1922年初，蒋介石认为“乡下的风气太闭塞，见识不广”，于是把儿子从家乡带到上海。蒋经国离开生母，离开自己熟悉的武岭，心中多少有些不舍，但听那些往来于上海、宁波、溪口的人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离开之乎者也的私塾，去换一个新环境，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总是带有几分诱惑力的。

就在这年3月，他考取了上海万竹高等小学念四年级。这时他的父亲已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结束了他交易所的生活。蒋经国受到塾师王欧声和姑父竺芝珊的照顾，在上海念起外文、数学、历史、地理等新课程来。

这时，以投机起家的蒋介石，认识到世界再也不是闭关

锁国的年代了，所以在读书的观念上，也变得“开通”起来，在家信中要蒋经国努力学习英文。他说：

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每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

（《伟大的教诲》）

在这封信后的第二个月，他又叮咛：

……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理一遍，总要使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切不可厌倦懒学，遇有疑难问题，务求彻底了解；须知目今的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够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

（《伟大的教诲》）

1924年冬，蒋经国小学毕业。次年春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在学校里，他曾经写过一篇《天堂与地狱》的作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地狱在那里，不过我自己觉得，没有偷懒骗人，并且做一些好事，心里就觉得舒服，那就好像生活在天堂里。如果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即使吃得好，穿得好，还是好像生活在地狱里。”

这是蒋经国在少年时代的想法和观点，直到几十年后，他还拿这个题目对人讲：

回忆在自己过去快近60年的生活之中，有过“天堂”的生活，同时也有过更多“地狱”的苦痛生活。……根据自己所体验到的生活教训，我想再告诉你们一段话：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空着双手来到人间，又空着双手离开人间，正如吴稚晖先生说的：“我离开人间的时候，不过多带走了一条短裤。”人生的光阴原来就是短促的，如果我们不能一天一天的，一月一月的，一年一年的来充实自己，来尽自己的心力，多做些有利于国，有益于大众的大事小事，那么生命就如一片云雾，亦如一阵去而不返的飘风。只要大家能够这样体察憬悟，那就不再发生私心和贪欲，亦就不会再有烦恼的纷争，人人都过着心安理得，力争上游的生活，社会上自然会充满了和谐进步，国家亦自然是一片兴盛的景象了。

（转引自唐兴汉编著《经国先生的故事》）

这些话，究其源，是受着当时社会历史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是革命潮流席卷中国的时候，1919年的“五四”运动引发起来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更胜过文学运动。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便积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二七”惨案等工人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和上海成了全国瞩目的行动中心。生活在上海的蒋经国，面对这波澜壮阔的时代，面对这新文化的怒潮，他不可能不在思想上受到影响。终于，他这一滴水被卷进了时代的洪流。

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学生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游行时，部